

# 調查研究報告

## (自選部分章節)

## 一、前言

今日位於桃園、新竹沿山地區，在清帝國統治臺灣初期，仍是泰雅族各社原住民的獵場與傳統領域，目前居住在此區的居民，多以客家族群為主。因地理位置靠近泰雅部落的傳統活動空間，既是客家「內山開發史」的範圍、漢人和平埔族人設劃「隘墾區」的前線，<sup>1</sup>部分地區也是晚清時期至日治初期「隘勇線」推進下而形成的村落。既往研究多數指出，隨著不同時期「番界」的誕生，移民不斷增多，越界開墾情事屢見，產生的衝突也更多。<sup>2</sup>在此意義下，原漢衝突在臺灣特指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武裝衝突，<sup>3</sup>閩、粵與高山原住民之間因生存競爭長期處於衝突狀態。<sup>4</sup>一方面，由於所開墾之地是泰雅族的領域，所形成與泰雅族之間的嚴重對立，使原漢衝突不斷發生；<sup>5</sup>另一方面，墾戶以「隘設墾隨」的方式，不斷擴展墾區庄範圍，造成在拓墾之時，墾民們與高山原住民之間衝突不斷。<sup>6</sup>設隘的所在，不僅是墾地的指標，也是漢移民與原住民交互影響、衝突、對峙的明顯界限。<sup>7</sup>在此因果關係下，對「生番」既有生活領域的侵害，所呈現出的正是長期且持續產生衝突的結果。<sup>8</sup>

這類多數以原漢衝突為基調的歷史論述，確實指出過去原漢人群的互動方式

---

<sup>1</sup> 根據施添福的研究指出，清政府在臺灣西半部地區設置土牛溝與原住民地界之措施，將整個北臺灣土地劃分為漢墾區、保留區和隘墾區等三個人文地理區。相關研究可參見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一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40卷4期（1990年12月），頁1-68。

<sup>2</sup> 施聖文，〈土牛、番界、隘勇線：劃界與劃線〉，《國家與社會》，5期（2008年12月），頁42。

<sup>3</sup> 戴寶村，〈移民臺灣：臺灣移民歷史的考察〉，收於李明珠主編，《臺灣史十一講》（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6），頁48。

<sup>4</sup> 參見黃卓權，〈清代北臺內山開墾與客家優佔區的族群關係〉，收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地理學系主編，《臺灣沿山地帶的區域發展：過去、現在與未來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地理學系，2002），頁5-25。

<sup>5</sup> 邱瑞杰，《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00），頁2。

<sup>6</sup> 呂佩如，《清代竹塹內山地區的拓墾：以合興庄為主軸的探討（1820-1895）》（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1。

<sup>7</sup> 黃卓權，〈隘防線上的衝突－談桃、竹、苗地區的漢、番互動與糾葛〉，《新竹文獻》，14期（2003年11月），頁80。

<sup>8</sup> 溫林文，《清代新竹橫山地區隘墾社會的發展》（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98。

之一；但明顯並非唯一之形式。還可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原漢人群界線除了在地表上有實際的工事建設形成的界線外，這道界線是否真的隔絕了原漢之間的往來，「生番出草」是否讓後人忽略了原漢之間一直存在著的合作關係與彼此的影響，而只注重原漢的衝突。<sup>9</sup>地方上的客家、泰雅家族自清代以來，除了流傳早期漢人在「防番」與「番害」方面的記憶之外，<sup>10</sup>亦存在不少族群互動與通婚、嫁娶的記憶。目前在拓墾時期的平埔族（熟番）、漢人之間通婚情形，以及特定平埔族家族和漢人通婚的歷史考察，已經有一些成果；<sup>11</sup>或是從日治中葉至戰後的原住民鄉鎮進行客家與泰雅關係的研究；<sup>12</sup>以個別家族中跨族群通婚的歷史，進行相關的文獻紀錄。<sup>13</sup>但是，在 18 世紀至 20 世紀初，漢人與「生番」的通婚、嫁娶或收養關係，以及北臺灣的客家人與泰雅族人之間的族群互動記憶，卻較受忽視。

另一方面，既往研究原漢關係的另一個主要論調是：漢人、國家如何利用他們強勢的力量，迫使原住民族失去土地。例如，黃富三與施添福的論述中，原住民往往被漢人或國家壓迫、剝削，最後從平原移居到近山地區。施添福認為「番地」流失最主要的兩個因素，是國家課餉繁重與勞役、供差繁多。在族人無法專

---

<sup>9</sup> 參見王慧芬，〈清代前期竹塹地區的『漢番界線』〉，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頁 13-32。

<sup>10</sup> 相關研究可參看梁廷毓，〈龍潭、關西地區「番害」記憶之口述調查〉，《臺灣風物》，70 期 2 卷（2020 年 12 月），頁 157-184。

<sup>11</sup> 相關研究可參看黃樹仁，〈沒有唐山媽？拓墾時期臺灣原漢通婚之研究〉，《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3 期（2013 年 12 月），頁 1-47。；在特定平埔族家族和漢人通婚的歷史考察與研究，可參考廖志軒，《熟番客家化之研究：以竹塹社錢皆只派下為中心》（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楊毓雯，〈「平埔客」之歷史探究：以道卡斯竹塹社廖姓為對象〉（新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2015）。

<sup>12</sup> 相關研究可參看古羅文君，《山地鄉的平地客家人——以新竹縣尖石鄉前山地區客家住民之經濟活動為核心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徐雲嬌，《桃園市復興區客家與原住民關係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7）；黃清蓉，《原客通婚與族群認同——以復興鄉前山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劉瑞超，《經驗對話與族群互動——關西馬武督地區的泰雅與客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

<sup>13</sup> 相關紀錄與文獻可參看彭啟原，《客家風土誌第一集：銅鑼圈的故事 [DVD]》（臺北：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2000）；陳板，〈意外之旅——竹頭角鄰家與銅鑼圈蘇家會親記〉，《島嶼邊緣》，11 期（1994 年 9 月），頁 98-103；潘仕勤、張懿文、藍郁茶，〈原客通婚——以張也西麗家族為例〉，《竹塹文獻雜誌》，63 期（2016 年 12 月），頁 136-157。

心於狩獵以及耕作，他們必須靠杜賣土地維生，杜賣土地又導致他們賴以維生的鹿場面積減少，鹿場減少又使狩獵收穫更少，造成杜賣土地、地權流失的現象。<sup>14</sup>雖然，黃富三指出原住民可以採取告官、出草等方式反抗，然而這是徒勞無功的，弱勢的族人終究敵不過強勢的漢人，必須要往內山地區移動。<sup>15</sup>這類國家或漢人侵逼、威逼之說，若從「生番」的角度理解，這些土地開墾與分配的過程，不過都是清帝國與隸屬於其下的漢人墾民單方面進行的一系列未經協調、任意開墾、分配土地的暴力侵佔過程。<sup>16</sup>而漢人的「內山開發史」即是一部向原住民土地佔墾的歷史。<sup>17</sup>

然而，學者林文凱也指出，儘管清帝國長期以來的政策是隔離劃界禁止互動，但實際上漢人一直持續跨越界線侵墾，並與山區的「生番」發展出各種的互動關係。<sup>18</sup>且族群之間的邊界並非靜態穩固的，而是隨著歷史發展過程而變化。這種動態變化的過程，正是外界環境刺激與文化基本架構，不斷地碰撞和相互運作的結果。<sup>19</sup>換言之，原漢人群互動關係往往有其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除了多數文獻中以開發、設隘為導向的「防番」與「番害」紀錄，以及漢人佔墾、侵墾所造成的衝突、威逼和壓迫關係之外，在生活層面也存在其他細微的互動形式，包括雙方的交易、收養和通婚等。<sup>20</sup>本文即透過相關史料、文獻，檢視清治時期至日治初期的族群通婚、交往與互動紀錄。接著，以筆者在 2018 年至 2022 年之間，訪問桃園、新竹沿山地區的客家山村與泰雅部落，採錄到數十則的家族

---

<sup>14</sup> 施添福，〈清代「番黎不諳耕作」的緣由——以竹塹地區為例〉，收於《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頁 117-140。

<sup>15</sup> 黃富三，〈清代臺灣漢人之耕地取得問題〉，收於黃富三、曹永和主編，《臺灣史論叢》（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頁 211-213。

<sup>16</sup> 梁廷毓，〈桃園龍潭近山地區耆老的原客族群互動記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14 期（2017 年 11 月），頁 130。

<sup>17</sup> 黃卓權，〈臺灣內山開發史中的客家人〉，《歷史月刊》，134 期（1999 年 3 月），頁 89。

<sup>18</sup> 林文凱，〈晚清開山撫番事業新探——兼論十九世紀臺灣史的延續與轉型〉，《漢學研究第》，32 卷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48。

<sup>19</sup> 胡家瑜，〈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問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59 期（2003 年 2 月），頁 206-207。

<sup>20</sup> 必須強調，本文所聚焦的「通婚」及「收養」，是以北臺灣內山地區的社會經濟型態及原漢族群關係為背景；與當代社會所理解的通婚與收養之情況、原因有所不同，在此說明之。

記憶和耆老口述為探討案例。

為能具體的討論，本文以口述者可以具體指認出世代輩分與通婚關係的案例為主，企圖指出的是，原漢族群雙方的互動關係，趨近一種相互承認彼此的存在與作用力為前提，進行若干方面的利益關係之算計過程——雙方皆身處於一個「摩擦」與「理解」是一體兩面、彼此毗鄰、相接的生存地帶，並且相互形塑對方生存模式的關係整體當中。藉此角度，希望能夠從這些不見經傳的原漢族群互動關係，理解不同客家、泰雅家族的通婚原因與歷史現象；另一方面，也考察原漢族群通婚的記憶，在今日涉及何種記憶型塑的過程與轉變，反思以往漢人為核心的開墾史書寫，過於偏重官方和漢人社會發展的視角。